

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

麦克米伦儿童图书公司惟一合法授权
全球中文简体版版权所有

明日战争

令人窒息的严寒

[英] 约翰·马斯登

约翰·马斯登作品

全球销量突破

250万册

本书获澳大利亚图书
年度销售冠军

和 谐 出 版 社

Juvenile Hero
少年英雄冒险小说系列 之三

明日战争

令人窒息的严寒

A KILLING FROST

[英] 约翰·马斯登 著

王志荣 周维 范立瑛 译

知识出版社

总编辑:徐惟诚 社长:田胜立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 01-2004-J370

A KILLING FROST

First published in 1995 by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td

John Marsden 199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令人窒息的严寒/(英)约翰·马斯登著;王志荣,周维,
范立瑛译.——北京:知识出版社,2005.6

(明日战争)

ISBN 7-5015-4342-9

I. 令... II. ①马... ②王... ③周... ④范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8321 号

责任编辑:李 丽 李辛海

封面制作:大 象

明日战争(令人窒息的严寒)

知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100037 电话:010-68345010)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42 印张 650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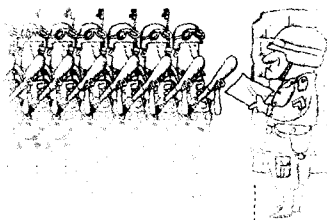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-6000 册

ISBN 7-5015-4342-9/E·35

定价:84.00 元(全六册)

这是一种对勇气的终极考验，但它需要做出最终的牺牲吗？

约翰·马斯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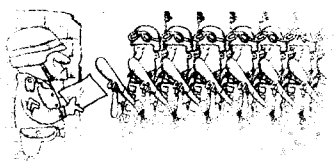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5
第三章	14
第四章	23
第五章	30
第六章	39
第七章	47
第八章	57
第九章	66
第十章	73
第十一章	80
第十二章	88
第十三章	98
第十四章	104

目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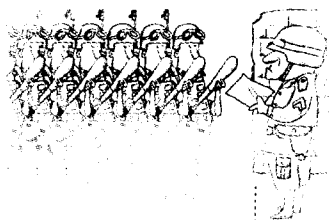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
录

第十五章.....	113
第十六章.....	118
第十七章.....	124
第十八章.....	133
第十九章.....	142
第二十章.....	147
第二十一章.....	156
第二十二章.....	164
第二十三章.....	174
第二十四章.....	183
第二十五章.....	190
第二十六章.....	196
第二十七章.....	206
尾声.....	209



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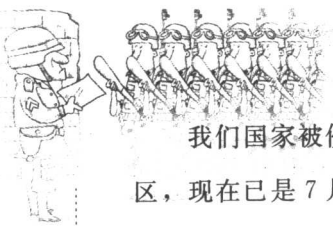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时候宁愿感到害怕也不愿感到无聊。当你害怕的时候至少知道自己还活着，那种害怕的感觉遍布全身，让你出汗，心怦怦跳，如同暴风雨夜晚的一架旧风车。你没有心思想别的事，它使你忘记了寒冷、饥饿和伤痛。你忘了过去，甚至忘记了还有未来。

我们都有对付害怕的方法。我在害怕的时候就会想起好多年前别人给我讲的笑话。另一个办法是霍默尔教我的，不断告诉自己勇敢一些，这样可以让我不太害怕。

在地狱山度过的无聊的两周里我整天躺在那儿，想自己做过的危险事以及将要发动的疯狂进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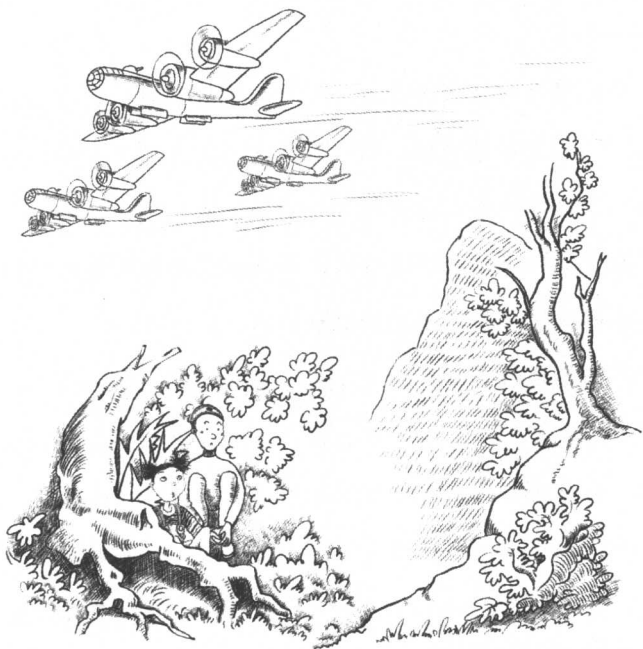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知道战争结束后人们会怎样。战争会影响每一个人。他们在宣布和平的那一天，会按“关闭”键吗？我知道我是不会的。我梦想着过去那种有规律的生活。每天日子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，吃完早饭，带上午饭，收拾书包，亲吻妈妈，然后上学。爸爸通常已经在牧场里了，有些时候我会早起和他一起吃早饭。



我们国家被侵略已有6个月了，我们从1月份就生活在战区，现在已是7月份了。时间是那么短暂却又那么漫长。侵略者们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而来，又像老鼠和帕特森的咒语。他们太过狡猾、凶猛，而且计划得如此周密。比如，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会采用不同的策略。像我的家乡沃威，他们必须保住它，因为它位于科布勒海湾公路沿线深水港边上。

沃威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拿下的，他们定在纪念日那天行动。当时整个国家都在休息，对于沃威来说这天就是游行日。

第一章





他们利用这一天包围所有的游行场所，轻易地控制了 90% 的人。他们大多数时候利用孩子们当人质。任何人都没有时间去考虑，稍微一耽搁他们就开始疯狂地轰炸杀人。政客们在和平时期总是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如何伟大，游说我们为他们投票。但当国家处于危难时，他们却逃到了美国，把黑暗和悲惨留在身后。

早些时候，霍默尔、罗彬、菲依、李和我摧毁了敌人的指挥所，打败了强敌。爆炸声响彻云霄，虽然没有蘑菇云，却很壮观。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。我们爬到山上隐蔽的地方，想去找一些吃的东西，不期然地发现了我们的朋友克里斯·朗的尸体。我们把他的尸体搬运下来埋在地狱山里。我们必须在由岩石和灌木丛围成的野外盆地中待上好几个星期。渐渐地，我们意识到自己已成了通缉要犯。他们到处搜寻我们。除了偶尔能听到其他国家在电台上发布的一些新闻外，根本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。我们没办法了解敌人的举动。

我们现在的处境比闯入清真寺的狗还要糟。当直升机返回他们的基地时，我们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待在灌木丛窝里已有两个星期了，这里食物充足，但品种不多。我们躺在那儿，吃饭、睡觉、聊天，有时也会做噩梦。我们只要听到有轻微的响动就被吓得跳起来哭泣。这种恐惧的感觉对我们产生了极大





的影响。李得了神经痉挛，特别是在晚上，他每次说话时嘴总是向右眼的方向抽动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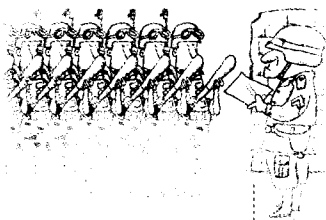
罗彬现在已经吃不下东西，睡不着觉了。她以前总是胖乎乎的，很讨人喜欢。我并不是很喜欢她现在这种皮包骨头型。一次我因打不开罐头而大发脾气，她对我说：“你有问题了。”我是偏执狂，有时会神经性厌食和失眠。

霍默尔好多天对谁也不说话，长时间地坐在一块岩石上，抬头看着裁缝山。他的嗓门很大，脾气总是很暴躁，很难控制情绪。争论时我俩吼来吼去，互不相让。

在那段日子里，菲依应付得好。她身材单薄，腿长长的，像蚱蜢一样。我总认为她很娇弱，需要保护，但她身上有一种力量，我不知道是来自哪里或储存于什么地方。她总是过于敏感，像小提琴的弦一样容易被触动。希望我们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没有腐蚀她，她确信我们在做正义的事情，并为我们骄傲。说实话，我从来都不知道该感到自豪还是羞耻。

行动又开始了，我们回应着，像设计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，只是一种回应。





第二章

3个星期以后，我们上空的飞机不那么多了。只有黄蜂在空中飞来飞去。我们的行动打搅了它们，惹得它们生气地嗡嗡叫。敌人可能认为我们已经离开了这地方，他们怀疑我们住在大山里，但不知道我们的确切位置。

他们消失几天后，我们开始变得轻松了一些，仿佛他们已经认输了。

李是第一个让气氛变得活跃的人。我心里开始有一种负罪感，既害怕做这些事却又害怕做得不够，这两种想法在不停地斗争。李想让我们穿过沃威去科布勒海湾，这是个疯狂而可怕的想法。

科布勒海湾是一个美丽的港口，在和平时期它因为离城较远，只有大轮船才会进入。渔船、游轮和游艇也常来光顾这个港口，通常停泊一两个晚上。自从敌人入侵以来，他们经常使用那个港口。护航队频繁地从科布勒海湾涌向高速公路，带来军队的供给品和武器。

我们已捣毁了沃威的鹤荣桥，迫使这些护航队绕远路。我





他们还袭击了毛茛航道的护航队，现在我建议我们去那个护航队的基地。

“我们到了那儿该怎么办？”菲依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但我们到了那就应该袭击他们，就像在其他地方做的那样。”

“我们一直很幸运。”

“不全是幸运。”我说。尽管我相信自己是幸运的。“别忘了，我们是自由的人，我们想怎么做，就怎么做或想什么时候

第
二
章





做就什么时候做。我们确实很占优势，他们能做的就是猜测我们在做些什么，或在我们做完之后才做出一些反应。他们只是按规律来办事，而我们却没有，他们受限制，我们却不受。你可以想像，如果是在打水球，一支队遵守规则，而另一支队却可以任意行事，结果会怎样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霍默尔慢慢地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这些，但你说得完全正确。如果想在科布勒试一下的话，我们的行动必须特别猛烈，要充分利用艾莉所讲的那些优势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将在科布勒海湾一试身手了？”罗彬问。声音很低。

之后是一阵停顿，每个人都希望有人出来表态。最终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。

“那是个度假的好地方。”

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像个英雄一样讲话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英雄，但我想他们应该会同意去看一看科布勒海湾的。没人愿意长时间困在地狱山，而且也没有更好的想法了。



两天后我们出发。我只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早上，关于准确的日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推测。

我们出发的时候带了很多行李。由于战争进展得很快，我



们不知道这一带已被敌人占领到什么地步了，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。我们沉重的行李中大多数都是用来保暖的套头毛衫、棒球手套、帽子和毛线袜子。我们带了睡袋，却没有了帐篷。自从我们把帐篷丢在霍乐维山谷以后，就再也没找到合适的帐篷。我们希望能找到类似于分水岭、山洞这样可以藏身的地方。当然我们也带了很多的食物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够搜寻或偷到些什么。

“偷！”当霍默尔听到我用这个词时，非常生气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国家。这些敌人的行为才是偷，这个词不适合我们”。

在离开之前我们还必须重新安置这些鸡。我们仓促地做了一个新食槽，然后在里面装满食物，足够让它们吃上好几个星期的。为了解决水的问题，我们按照罗彬的想法，重修了3个鸡舍，这样河水就能流进鸡舍的一个角落里了。“从不同角度来考虑问题。”罗彬骄傲地说。这些鸡似乎很喜欢这样，它们咯咯地叫着，互相叽叽喳喳地诉说着，如同发现了一块新领地。

我们离开的时候已是早上10点了。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采一束绿色的植物，把它们放在克里斯·朗的坟前。我在坟前还发现了一朵用木头刻的花，有人在我之前已经过来了。这花刻得很笨拙。我想霍默尔、菲依、李和罗彬都有可能做这





件事。连续几个星期的东躲西藏及那种极度的恐慌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在我们走过地狱山向山路进军时，沉重的行李似乎增重了一倍。至少天气对我们还有利，没有下雨。这是一个潮湿的冬日，我们呼出来的气变成了一团团白烟，就像一个吸烟的人。我们头顶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云。整个天空灰蒙蒙的。天很冷，太阳似乎没有要出来的迹象。但这已经很不错了，我也很满足了。

在山顶上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感到爬山太累，觉得有点失望。

菲依说：“这些行李是我们从地狱山背出来的最大包袱。”

“我们必须这样，以前我们就知道整天闲逛、看电视。现在应该好好上这一课了。”霍默尔说。

我们沿着裁缝山走。在沃威附近有许多地方是以一些传统商业活动命名的，如科布勒海、裁缝山、啤酒山，还有一组岩石群叫“老铁匠”。我们时刻警惕着天上的飞机。在去马丁的半路上，我们向左拐沿路而下，搭乘一辆破旧不堪的四轮农用车进山谷，然后再转乘越野车向右行驶，后来隐藏在山脊最高处浓密的灌木丛中。直到进一步了解了沃威的周边环境后，我们才都承认乘坐越野车太危险了。

我是第一个下来的。从裁缝山向前走时，我们一直隐蔽得





很好，直到发现前面 1 千米处有一座房子，那时下午的时间已过了一大半了。当我们走到一排排的树木边上时，我示意他们稍停一下，而我则悄悄地向前走，试图找一个好的瞭望点。除了有一群蜜蜂从我头部上方 30 厘米处的巨大树洞里飞进飞出惹我厌烦外，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河床，正好可以把自己放进去。这太好啦！在我看到蜜蜂时，也看到对面贝利围场有人走动，我立刻就忘记了蜜蜂的存在。

从被侵略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围场看到陌生人。西边棚栏里有一辆小卡车。我看到有两个人在干活，奶奶种的那棵小松树一定是在暴风雨中被吹倒了，倒在了篱笆上。有一个人抓着链锯，另一个正拖走那些更轻一点的枝杈。拿链锯的那个家伙拉绳子，拽上去，又继续切东西。

如果不是看到另外一些东西，这会是一个很平常的繁忙的劳动场景。农场的旁边有一个拿枪的士兵，站在 50 米远的地方看守着。他骑在摩托车上，嘴里还叼着香烟，看起来只有大约有 14 岁。

我观察了他们几分钟，至少那个拿链锯的人似乎知道如何使用工具，这很幸运。我们从小就听过有人被链锯划破胳膊或腿的故事，我们是伴随着这些故事长大的。因为使用链锯而造成事故比拖拉机和枪所出的事故加起来还多。





我返回到同伴们躲避的那个灌木丛里，并告诉他们我所看到的一切。这样我们还得等至少一个小时，直到他们搭起篱笆。我们一致同意睡一个午觉，另一个办法是穿过这难走的灌木丛以便绕过那些人，但我们都不同意这样做。

他们留在原地，把行李当垫子，在那里休息。我走到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人的树旁。我对那些干活的人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情，我对擅自闯入者既生气又难过，但有人照料那片地我也就放心了。我们以前的劳动成果都白费了，篱笆倒了，羊被苍蝇侵扰，马生病了，兔子、狐狸到处都是，房子也损坏了。这种状况再持续几年，整个国家就会陷入荒芜的境地。

很快我靠近了那个在松树旁干活的人，可以更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。我注意到那个男孩在试手枪。

“嗨，怀亚特，怀亚特·厄普？”其中一个大声叫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听见那男孩儿回答说，他的声音比那男的更柔和一些，但听起来并不情愿，似乎有些生气。



“哦，每天这时候都会有熊很活跃。”

“给我 100 万我也不会待在树下。”第一个男人说。

“熊很可怕，我亲眼看到熊把一个笨蛋的脸给撕掉了，那些爪子太恐怖了。”

“你从来没见过熊到你身边。”